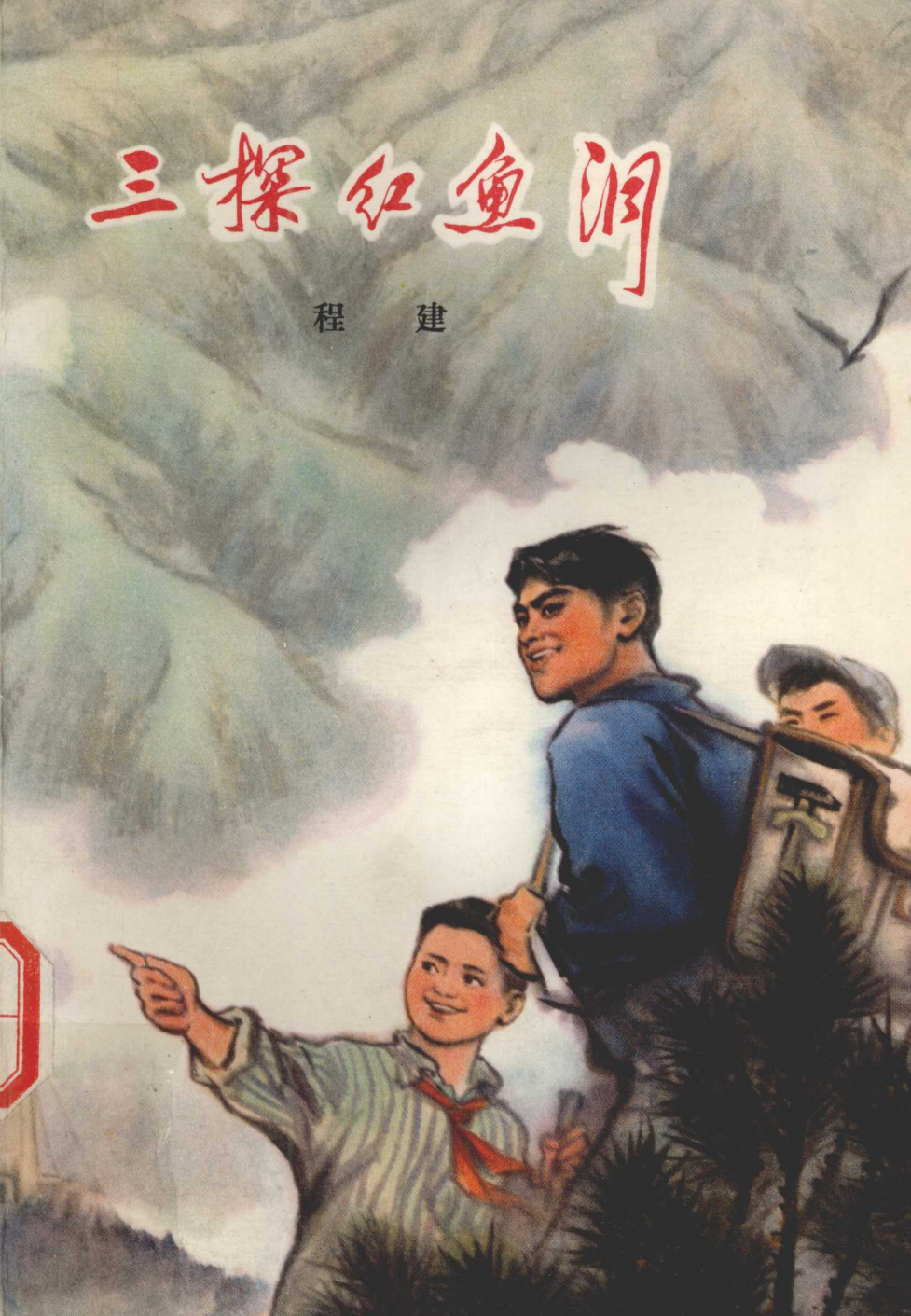


三探红鱼洞

程 建





三探红鱼洞

下

程 建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三探紅魚滴

(下集)

龐 康

對白與唱詞

上海人民文藝出版社

(上海南京路10號)

每季每卷上海發行所發行 每冊零售一角五分

85×1092 1/32 1—165 插圖2 字數約40,000

1955年5月第1版 1955年5月第1次印刷

統一書號：R1017.143 定價：0.85元

目 次

下 部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|-----|
| 第十八章 | 旧仇宿怨 | 449 |
| 第十九章 | 发人深省 | 475 |
| 第二十章 | 工农一家 | 496 |
| 第二十一章 | 疑团重重 | 526 |
| 第二十二章 | 事出意外 | 548 |
| 第二十三章 | 雨伞之谜 | 577 |
| 第二十四章 | 追根溯源 | 599 |
| 第二十五章 | 二探红鱼洞 | 634 |
| 第二十六章 | 决非偶然 | 658 |
| 第二十七章 | 岿然挺立 | 686 |
| 第二十八章 | 百折不挠 | 705 |
| 第二十九章 | 原来如此 | 746 |

第三十章	信心百倍	· · · · ·	· 776
第三十一章	胜利会师	· · · · ·	· 799
第三十二章	恍然大悟	· · · · ·	· 819
第三十三章	釜底游鱼	· · · · ·	· 850
第三十四章	三探红鱼洞	· · · · ·	· 881
第三十五章	战斗不止	· · · · ·	· 906



第十八章 旧仇宿怨

倪妈妈姓卢，名叫水珍。老家住在有名的淮河大平原上。在那个时代，平原人民的生活呵，那才叫苦哩！军阀、官吏直至一大帮臭乡绅、土财主，盘根错节地撑起一架对劳动人民吸脂吞膏的血腥机器，它那掠夺人民血汗的黑枝毒蔓，不放过任何一处穷乡僻壤。水珍一家七口，就在那黑暗的社会里，过着半死不活的日子。

芦沟桥枪声响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吞我国的罪恶战争。全国人民在毛主席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揭起了全民抗战的旗帜，斗争的烈火遍地燃烧，给了敌人以惨重的打击。可是，蒋介石匪帮，这

群内战内行、外战外行的民族败类，面对着日寇的疯狂进攻，不但不积极抵抗，反而叫嚷什么“攘外必先安内”，把枪口对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，助长了日寇的侵略气焰。后来，为了逃命，竟然不顾千百万中国人民的死活，妄图决黄河之水来阻挡日寇的追击。

一九三八年六月初的一天，蒋介石丧心病狂地派飞机炸开了郑州花园口的黄河大堤。顿时，汹涌澎湃的黄河浊浪，象一群凶猛的野兽，排山倒海，一溃千里，荡平村坊，摧毁城镇，卷走庄稼，吞噬人民……黄河之水带着大量泥沙冲入淮河，淮河也跟着奔腾呼啸，横冲直撞。使两岸人民遭受巨大的灾难。

这是空前的浩劫呵！

谁想得到呢，晴朗朗朗的好天气，突然会发这样的大水？半夜里，水珍迷迷糊糊地被妈妈从被窝里拖起来跳下窝铺，却象跳进了河里，水都漫上膝盖了。这时才听得满村里已经鸡飞狗叫，鬼哭人号，乱成一团了。妈妈抱着吃奶的小妹，拖起她冲出门去。爸爸抱着五岁的小弟水根，一手又拉扯着另外两个兄弟，紧跟着冲出去。刚出门，就听得“轰……哗……”一声响，她们的茅房已经被大水冲倒了，浪

头猛举起一根屋梁，一下把爸爸扫倒在水里。爸爸拚命护紧怀中的水根，但是另外两个孩子却被大水卷得无影无踪了。黑夜茫茫，大水浩浩，爸爸急得大声叫着两个兄弟的名字，可回答他的却是吼叫着的水声。他们不敢停留，继续在水中挣扎，往村口摸索，好不容易爬上一个高坡地，爸爸就昏倒了。这里挤满了从水里拾得性命的人。他们呼天唤地，觅子寻爹，真是惨不忍睹啊！

爸爸妈妈伤子痛家，含着眼泪，带了三个死里逃生的孩子，跟着大伙，离开了这一片熟土。但是上哪儿去？什么地方有咱们穷人立足的地方？他们打听、问讯，可是沿路都是荒村废墟，断墙败壁，洪水冲的、日寇烧的、国民党反动派抢的，天灾人祸，硬把穷人往绝路上赶呵！

但是，他们又听说咱穷人有一支自己的队伍，在打鬼子，打汉奸，抗日救国。领导的叫共产党，叫毛主席。啊！这些亲人在哪儿呢？可是人们也说不出个准确的地方。

爸爸说，先寻个落脚点，找个能卖力气的地方。然后慢慢地寻访亲人，投奔自己的队伍。可是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，谁愿意花粮食来换他们的力气呢？于是，他们到处流浪，成了地地道道的乞丐！可是树

皮烂菜，剩饭馊粥也难讨到手啊。不久，小妹妹发高烧又打摆子，没过几天，就活活断送了一条小命儿。妈妈哭干了眼泪，爸爸捡来一片破席子，把小妹妹埋在一个小坡上。这地方叫什么名字呢？他们都不知道。

走啊，找啊！但是亲人还是不见影儿。有人说江南好，那儿没鬼子，或许有点希望。但是错了，鬼子的脚步比他们快得多，到处都在流血，到处都在挨饿。江南到了，爸爸累倒了，希望破灭了。

一个大雪纷飞的深夜里，爸爸咽下了最后一口气。临死时只留下一句话：“孩子他妈，我不行了，你带着孩子再去找咱穷人的队伍，找到了自己人，就好了……”那是在一个山脚边的破庙里。

“爸爸，爸爸……”水珍扑在爸爸已经冰冷的胸膛上，摇着爸爸皮包骨头的肩膀，嚎啕着。

“我要爸爸，我要爸爸……”小水根大粒大粒的泪珠，滴进爸爸睁着的、但失了神的眼睛里。

……

天快放亮时，这座破败的山神庙，经不住大雪的重压，经不起狂风的推搡，也经不起这母子三人撕裂心肝的哀号的震撼，它颤抖了一夜，终于支撑不住，“哗啦”一声，塌了。幸而神前那三块条石架成的祭

桌还结实，顶住了碎瓦断砖的重压，也救了母子三人的命。但是却毁坏了他们赖以挡风避雨的栖息场所。

山神庙的废墟当了爸爸的坟墓。母子三人又开始了没有尽头的流浪。他们不上城镇去，那儿被鬼子霸占着。他们要找自己人，找专打鬼子、汉奸的队伍，而这些好人可都是在山地里出没的啊！

熬过了严冬，度过了春荒，捱到了夏天。这是一个连石头都干旱得冒青烟的夏天！

一天，他们翻过一个山头，来到一条山道上。火球似的太阳烤得他们嗓子眼里冒火，舌头碰着嘴唇“沙沙”作响。水！水！哪怕一丁点儿润一润喉咙也好呀。妈妈佝偻着身子，拉下几片草叶子，放进嘴里去嚼，但是大热天的草叶子也干透干透，挤不出半点汁水来。水根张着嘴，喘着气，靠着一棵树，一歪身倒了下去。妈妈着急地去扶他，身子一软，也爬不起来了。

水珍正迷迷糊糊地靠在一棵树根头上休息。突然，她觉得有一丝凉气，一丝有点潮湿的凉气，正从脚下悠悠上升。她立刻睁开眼睛往下面看过去，顿时高兴得几乎跳起来：“妈妈，妈妈，瞧！水，水！”

“哪里？在哪里？”妈妈颤抖着声音问。

“我要喝水……”小水根叫着说。

“弟弟，你等着，我去舀一点来！”水珍欢喜得忘记了疲劳，从荆条编的破篮子里，拿出一个缺了口子的破碗。她摇晃着，攀着坡上的小树，踩着乱石头，慢慢地朝坡脚下走去。

两山坳口有一条涓涓细流，大部分被浓密的灌木遮住了。但这儿露出了一个缺口，碧清的溪水在青色的、棕色的、各种颜色的美丽卵石中奔流而下。

水珍蹲下去，扒掉几块石头，立刻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水塘。她小心翼翼地舀起一碗水，自己顾不上喝，想马上送给妈妈、弟弟去。刚刚站起身，冷不防背上被狠狠地抽了一鞭子，抽得她全身猛一震。紧接着拿着碗的手上又挨了一鞭子……

“哐啷！”破碗跌碎了。

只听有人在背后恶声恶气地喝骂：“小叫化子，要偷水也不打听打听是谁家的！”又是一顿暴雨似的鞭子。水珍来不及弄清事情，来不及喊出声音，只觉得眼前发黑，双腿发软，“扑”地跌进沟里。滚烫的身子，被冷水一刺激，又清醒过来。只觉得被人一把拎起，重重地摔到山坡上。山坡上发烫的、尖利的碎石划破了她的皮肤，淌出鲜血来……

立刻，耳边响起了妈妈和弟弟的哭喊声，有人凶

狠的咒骂声，鞭子落在人身上的声音，脚步踩着乱石的声音……

这是那儿蹦出来的强盗？平白无故的欺负人！水珍猛地跳起来，直往坡上冲去……

可是眼前，两个凶神恶煞似的大汉，正把妈妈和弟弟往山坡上拖去……

“妈妈……”水珍嘶声地叫着，扑上前去。

“姐姐……”小水根在强盗手里踢蹬着、哭喊着。

“水珍……”妈妈从强盗手里挣出来，朝水珍扑过来。

“你们找死啦！”那个大汉吼叫着，又把妈妈拽回去。

“他妈的！”拉住水珍的强盗狂嗥着，把她拖回来，夹头夹脑给她几鞭子。

“你们这些强盗，为什么打人！？”水珍哭骂着，用脚踢，用手抓，想挣出去。

“不许欺负人！”妈妈又一次从恶棍手里挣出来，扑向水珍。

“滚！”抓住水珍的强盗，瞪着满是血丝的眼睛，大喝一声，一抬腿，把妈妈踢翻在地。

那个抓妈妈的大汉又把她往山坡上拖……

“妈妈，姐姐……”小水根嘶声地哭喊着，向她们

伸出淌着鲜血的、细细的胳膊……

瘦弱、疲乏的人，怎么抵得住如虎似狼的汉子。妈妈和弟弟被两个恶棍狠狠地推下山梁那边去了！

“妈妈！”水珍一声惨叫，一下子晕倒了。

.....

眼前晃动着黑影子。“讨厌！”水珍想赶开它，但手重得象铁棍。黑影抖动着，幻成一张脸，“啊！爸爸！”爸爸正端着一碗水，多好的水啊，清清亮亮，还眨巴着一条条弯曲的长眼睛，朝着水珍笑呢。“让我喝个痛快吧！不！先给弟弟，给妈妈！对啦！弟弟呢？妈妈呢？”她想转过脸去，脑袋倒象连着地皮。她用力睁开酸涩的眼皮，可眼皮就象有千斤重。急得她连声叫：“妈妈，妈妈，水、水。”

“唉！总算醒过来了。”

一个陌生的声音赶走了幻影。“什么？谁在说话？”水珍努力睁开眼，眼前一片昏黑，只有一条条乌黑的屋椽子，活象监狱的栅栏。她想坐起身来，但是浑身象断了筋、剥了皮似的疼痛，半点不能动弹。

“别动，别动！”还是刚才的声音。一只微微发抖的、象妈妈一样温柔的手，抚上自己的额角。立刻眼前出现了一张脸，一张已经布满了皱纹的中年妇女的脸。她凝视着自己，眼光里透着慈祥、同情和哀

愁……

水珍挣扎着坐起身来。她看清了，这原来是一间乱堆着许多柴火的小屋子，她正坐在靠门口的泥地上。“这是什么地方？为什么我在这儿？”眼前立刻浮现出刚才那惨痛的一幕。“啊！对啦。妈妈呢？弟弟呢？”她急得忘了疼痛，跳起身要找他们去。

那个妇人抹着泪花，连忙拦住她，悄声说：“这儿是大财主柴裕升的家，只为你舀了他溪里一碗水，把你抓来抵账啦！快别出去，他们可凶呢。”

水珍气得两眼都冒出火来。一碗水换一个人。天下有这种理吗！不行，她宁死也不能待在这儿，不能让狗地主随心所欲地摆布。强烈的阶级仇恨给她带来了力量，她猛然推开那妇人，朝门外冲了出去。

太阳刚下了山，天色还很明亮。院子中央放着一把藤躺椅，上面躺着肥头肥脑的柴裕升。这个狗地主动了一天歪脑筋，在惬意地乘风凉哩！

水珍冲过几道门，猛然见到了躺椅上架着二郎腿的狗地主。柴裕升的那副模样就能告诉她，这个人准是她的对头人。真是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，她猛地冲到柴裕升跟前，紧握着瘦小的拳头，厉声问：“你凭什么抓人？我的妈妈、弟弟哪儿去了？”

柴裕升没防备，吓了一跳。他定睛一看，才发现

是白天抓来的小丫头，立刻从躺椅上蹦起来：“妈的，反了，还不快把她抓起来。”

柴裕升一语未了，小水珍早不顾一切地对准他的腰眼一头撞过去，……

等几条狗腿子闻声赶进来，柴裕升已经滚在地上直喘气了。

看见主人吃亏，狗腿子们可慌了神。立刻把小水珍拖回后屋去。

天下还有比地主的鞭子更狠毒的吗？！

水珍第二次醒过来，天已经黑沉沉的了。浑身象在火里烤，象被锥子扎，嘴巴里又腥又粘。她想抹一下，手却抬不起来；她想翻个身，两腿也不听使唤，就象骨头散了架，手和脚似乎都不是自己的了。

蚊子嗡嗡叫着，在水珍的脸上、身上乱撞乱叮。时间在黑暗中悄悄地过去，水珍在半昏迷中挨着。

门被轻轻推开了，闪进一个人来。

“谁？”水珍警惕地想问，想抬起身。但是嘴里发不出声音，手脚没有力气动弹。

来的仍是那好心的妇人。她轻手轻脚地走到水珍身边，俯下脸来。水珍的眼睛在黑暗里闪光、冒火。

“孩子，醒了吗？”妇人低声地问。又叹了一口气，“来，先喝口水。”妇人说着，右手伸到水珍背后，慢慢扶起她来，左手端着一碗水，搁到水珍的嘴边。

一股暖流，一种无限的感激之情，流遍水珍的周身。她艰难地咂着干得开裂的嘴唇。是的，她多么需要喝水呵！但是妈妈呢？弟弟呢？他们在哪儿呢？一想到他们，悲愤就堵住水珍的咽喉，牙齿磕着碗沿，水溢出来，顺着脖颈往下流……

“喝吧！”那妇人焦急地催促她。接着就象猜透了水珍的心事似的又说，“身体要紧，保着身体，再想办法找你妈妈！”

好心的婶子！水珍听你的。她感激地看了看那妇人，然后下了决心，一口气喝下一碗水去。仿佛喝下去的是血液，顿时周身都感到活络起来。

那妇人抖索着，又从口袋里摸出一块玉米饼，塞到水珍手里：“吃吧，吃吧！”

水珍接过来，眼泪扑簌簌地象断线珍珠似地掉到饼子上。

“快吃吧！”

水珍顺从地吃完饼，回过一点气来，往事又在脑海里翻腾。心一酸，不由一头栽倒在妇人的怀里，抽抽嗒嗒地哭起来。

那妇人搂着水珍一起掉眼泪。过了一会她问：“孩子，你叫啥名字？今年几岁了？”

“我叫水珍，十二岁。”

“怎么上这儿来的？”

“逃荒来的，家里发大水了。”

“就你妈妈和一个弟弟？”

“是的。噢，不，本来还有两个弟弟，让大水冲走了。爸爸和一个妹妹，又病又饿也死了。”水珍说着，眼前又浮现起死去亲人的影子，哭得更凶了。

“唉！”那妇人擤一把鼻涕。好一阵才说话：“你们不该上这儿来呀！这儿的地主柴裕升是个恶霸，出门上坡，望得见的都是他的。新近又跟了日本鬼子，当了什么维持会长，更势派了。他霸占了溪水，要一斗米才换给一担水呢！”

“婶子，你是他家什么人呢？”

“我嘛，唉！同你一样，抵债来的。我男人姓胡，打猎的。上上下下都叫我胡妈。”

“好婶子，”水珍缓过一口气哀求道：“你救救我吧，想个法子让我逃出去吧。我要去找妈妈和弟弟，我亲眼看到他们是被那几个强盗推下山坡去的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婶子，你咋不说话呀？我妈还病着哪！我弟弟